

《恋殇》现代系列

◆ 酸楚卷

主编 小爱 河北大学出版社

恋殇



LIAN SHANG

恋 殇

——现代酸楚卷

主编：小 爱

选编：翟永存等

河北大学出版社

(冀)新登字 007 号

创意策划 王 会

责任编辑 王 会

封面设计 慈向群

恋 殇

中国桂冠级爱情小说精品

主编 小 爱

※

河 北 大 学 出 版 社 出 版 发 行

(保定合作路1号河北大学院内)

邮政编码:071002 电话:5022929-585

全 国 新 华 书 店 经 销

保 定 大 丰 彩 印 厂 印 刷

开本:850×1168 1/32 印张:14.125 字数:355千字

1994年8月第1版

1995年8月第1次印刷

印数:1-5000册

ISBN7-81028-129-1/I·95

全五册总定价:69.00元

本册定价:13.80元

出版说明

悠悠华夏，爱河长流，几多凄惨，几多悲愁！
为了便于广大读者阅读和欣赏中国名家爱情小说精品，我们选编了这部中国桂冠级爱情小说大系列《恋殇》。

在编选中，我们力求入选作品既有较高的思想艺术水平，又有较强的可读性。所选作品每篇字数不等，尽量照顾作者代表性的广泛。

由于编辑水平所限，所选作品难免有不妥之处，切盼广大读者和作者提出批评建议，以利于以后改进工作。

河北大学出版社

目 录

酸 楚 卷

周瘦鹃	此恨绵绵无绝期	(1)
王钝根	红楼劫	(7)
天虚我生	玉田恨史	(12)
胡寄尘	抄袭的爱情	(38)
汪仲贤	言情小说家之奇遇	(40)
梁大邦	软了	(49)
张碧梧	朱公馆的包车夫	(55)
何海鸣	一个猎艳者的精密思想	(61)
何海鸣	脚之爱情	(69)
严独鹤	团圆等待中秋节	(77)
徐卓呆	爱情代理人	(85)
红 蕉	残酷的消遣	(93)
苔 狂	微 波	(99)
苔 狂	时代的精神	(102)
章克竟	蟹 楼	(107)
张资平	黑 恋	(125)
鲁 迅	伤 逝	(201)
郁达夫	春风沉醉的晚上	(218)
许地山	缀网劳珠	(231)

许地山	商人妇	(249)
许地山	春桃	(263)
沈从文	龙朱	(282)
柔石	为奴隶的母亲	(300)
冰心	两个家庭	(322)
庐隐	时代的牺牲者	(332)
孟瑶	听歌记	(343)
聂华苓	珊珊,你在哪儿	(357)
张爱玲	倾城之恋	(371)
赵树理	登记	(408)
赵树理	小二黑结婚	(434)

此恨绵绵无绝期



周瘦鹃

革命之战云，消散垂五稔矣。当战云漠漠时，吾夫宗雄亦身列戎行，仗刀杀敌，凡二阅月。春闺梦里之人，幸未作无定河边之骨，创于背而归，医生谓是瘫痪之症，他日或且侵及心脏。伤哉宗郎！吾至爱之人，今夕汝双眸炯炯，注于火炉之中，果何所见者，其见当年大战时沙场上血飞肉舞之惨状耶？抑见当年结婚时洞房中香温玉软之美景耶？当跃马出战时，郎年廿七妾廿五，汝面直类莲花，潘安卫玠，见汝或且失色。犹忆结婚之后两月，正四月艳阳之天，绿阴翳昼，芳华满眼，景色良复可人。红窗风月夜，乐事正多，郎鼓批亚那，妾唱定情歌；或则盈盈比肩，偃倚窗前，指点天上春星，猜测姮娥心事。新婚燕尔，伉俪之情弥笃，红楼翠幙中，光阴正大好也，汝今犹记之否耶？孰意是年桂花香候，战云突起，宗郎英英，固汉家健儿，竟不顾儿女私情，横戈赴战。去后匝月，杳无只字见贻，吾朝朝暮暮，想思无极，征妇泪洒问玉阑干，晚妆楼化作望夫山，天下至苦之事，莫闺中人思夫若也。复阅月余，郎归矣！吾大悦，逆之门外，几欲法欧西说部中多情之女郎，见征夫战后归来，展藕臂，抱而与之亲吻。寻扶入闺中，亟问别来无恙否？吾夫黯然曰：“吾虽未作沙场之鬼，然创于背，成

废疾矣！”吾曰：“药云弹雨中，固非安乐之乡，且玉人。渠有母，老悖不近人情，妹数人，俱便娟如天上安琪儿，安琪儿三字，吾恒见之于新说部中，三字上每冠以玉艳花娇等字，吾遂以为是殆西方美人。一日吾夫告吾，谓是英字 Angel，言天使也，举以状美人，犹吾国作家所谓姑射仙人，洛水神姝耳。吾唯唯，吾夫凝视吾良久，遽笑而言曰：“纫芳吾爱，汝亦大类安琪儿也！”吾低鬟赧绝，曼声啐之，谓郎今日亦调侃吾，是何理耶？吾夫莞尔而笑，把吾手弗释。洪秋塘君来后，即与吾夫促膝闲谈，吾则坐吾夫后，侧耳而听。吾夫谈甚乐，笑声弗绝，为平昔所未有也。

秋塘君年三十，吾夫三十一，而吾则二十有九。秋塘犹未娶，盖其眼界高，视群雌粥粥，无当意者。他无所好，第好读书，目中所见殆千种，一日市市上新出版之说部及杂志十数种，遣吾夫，茶熟香温之候，吾每选其新奇有味者，为吾夫朗声读之，吾夫为状滋悦，仰坐摇椅上，以其温蔼慈祥之目光，定注吾面，颊肤间微现笑容。然以长日稿坐，弗克自由行动，恒生恼怒，怒极则自咒速死。嗟夫宗郎！当未从戎前，汝实温驯如绵羊，未尝有须臾之恼怒者也。

一月中，秋塘君时来吾家，风和日朗之辰，野游归来，辄来款关。吾夫颇喜其人，时盼其来，闻门上有纤声，吾或在他室，吾夫必扬声呼曰：“纫芳吾爱，趣下楼启关，秋塘来矣。”秋塘年已三十，犹有童心，谑浪笑傲，靡有已时。昨日渠来时，吾以茗进，渠遽起夺，水溅吾手，吾低声而呼，渠急曰：“吾乃伧甚，水灼君手乎？”言时以目注吾，目中乃呈异光，此光常于吾夫目中见之。

今日午后，秋塘之母夫人来矣。往年吾尝数遇其人，性暴戾，多言如鸚鵡，年五十有五矣，犹靚妆华服，粲粲如女郎，浅笑轻颦，作老美人娇态。来时且挟一少年郎与俱，时时流目送盼，如母之爱子，实则子仅秋塘一人，此少年殊不知为谁氏子，自是吾益鄙夷是媼，念吾他日誓不作斯态也。吾夫虽深爱秋塘，顾亦深

恶其母，几欲斥之为人妖，特以秋塘故，乃遇之以礼，弗敢少加侮慢。媼背窗而坐，目灼灼视吾不已，继私语吾夫，谓吾从何处得驻颜术，玉貌花肤，犹似十七八少年时也。夫以语吾，吾一笑置之。须臾秋塘来，邀吾二人于星期三日往彼家晚餐，吾初弗欲往，而吾夫殊跃跃，吾爱吾夫，胡忍使之弗怪，渠欲往则吾亦往耳。

星期三日，吾夫欢笑如孺子，吾见吾夫乐，则亦大乐。薄暮时，秋塘以马车来迓，翻篋出新衣服之，对镜顾影者良久，似较平日少有风致。吾夫则在寝室中，属阿春助之更衣，秋塘方与吾夫语，居顷之，斗闻足音蛩然，向吾室来。吾审为秋塘，心不期微跃，亦不自知其所以然，引首则见秋塘已入，手红玫瑰一巨束，花香扑人欲醉，含笑谓吾曰：“君为状如白玫瑰，故以红玫瑰来，以为点缀。”语既，以花授吾，吾受花，木立如痴，不知应报以何语。秋塘微睨吾，遽曰：“纫芳，君得毋怒吾乎？”秋塘夙称吾为嫂，迓来则纫芳称吾，盖从吾夫命也，吾复默然者移时，始足恭答曰：“依感且弗遑，乌得怒君。”遂拈二枝缀襟上，时吾夫入，见状，笑曰：“美哉吾妻，今竝娇滴滴越显红白矣！”

秋塘家客可十余人，以女宾为多。席间吾夫双眸了不他瞩，但注吾不瞬，似惊吾艳，吾几欲啐之曰：郎底事作尔许痴态，长日相处，尽汝饱看，岂犹不识阿依耶？顾吾亦时以眼波微睐吾夫，觉其风度仍不减当年，他人都不之及，良以今夕盛服，故尔尔也。餐后，秋塘诸妹竞操批亚那以悦客，冷冷然直如天半笙歌，令人听之意远。诸女歌竟，吾夫心旷神怡，意得甚，嘱秋塘操琴，命吾歌《My darling! I love you!》之歌，是歌盖新婚弥月后吾夫所作，通体用英文，语语悉绳吾美，后尝识示吾，其名曰：《吾爱！吾爱汝！》然止能歌之闺中，不足登大雅之声，琴声起时，吾颊肤都绛，赧赧然不能出诸口。吾夫见状立悟，因命歌《海天风涛》之曲，吾乃引吭高歌，不复羞涩，抑扬疾徐，曲尽能事。歌已，掌声四起，

秋塘则朗吟：“此曲只应天上有，人间那得几回闻”句褒吾。吾大窘，立逃至吾夫侧，吾夫笑顾曰：“吾妻胡犹娇羞如许，红云披两颊，如当年作新嫁娘时矣。”吾低啐之，面壁而坐。居顷，吾夫似罢，遂告归。归则共坐灯下，相对无言。吾出一小说周刊曰《礼拜六》者，选其一、二篇朗声读之，冀以悦吾夫，而吾夫神志似不属，第以双眸注窗外娟娟明月，若思甚深者。嗟夫吾夫！汝果何所思耶？

秋塘偕其母返故乡苏州去矣，遂不复来吾家。光阴之逝，直如电掣星驰，转瞬已交冬令，玉簪瓶中，水仙亭亭四五枝，如瑶台仙子，铢衣叠雪，又若洛川神女，有罗袜凌风之致，吾二人均爱之。小园中寒梅破蕾，垂垂著花，淡妆美人，呈其素面，微颦乍动，则挟缕缕幽香，逗小窗而入，晨夕萧间，辄扶吾夫来窗前观梅，弥望如一片香雪海也。

吾夫素乐，迩来不省何因，居恒郁郁，双眸中时含愁意。一夕，皓月飞光，写梅影于窗上，梅受风摇曳，影亦微动，吾夫命以小椅坐其侧，相偃无语。吾夫目中似微含泪痕，下注吾面，一手则频抚吾发，予知其中心悲也，欲慰之，顾百思不得一的当之语。嗟夫吾夫！汝果何悲？

春光又至矣，寢室中之碧纱窗外，有树亭亭，叶已葱翠，四覆如盖，小鸟无数隐其中，上下啾啾，似相告语，谓春光至矣。一日有双燕比翼来檐下，衔泥营巢，顷刻而成，凡一星期许犹未去，出则同出，归亦同归，吾恒好临窗观之，觉其双宿双飞，正与吾夫妇同也。窗间亦间有麻雀飞集，三三五五，啾唧弗已，若相口角，吾乃恶之，斥为鸟中小人。每当春日，吾反觉弗怡，而吾夫亦有同情，盖值秋冬之际，燃灯特早，夫妇围炉同坐，目注火中，熊熊然似含乐意，虽门外寒风雪霰，万物作黯澹可怜之色，而吾二人心中乃酝酿出一片春光，顿觉室中春气如酥，寒意尽祛。入夜，每与吾夫为种种之游戏，或操琴，或唱歌，或猜灯谜，或弄

叶子，其乐万状，人望春光之长驻，而吾侪则愿春光之速去。天乎！汝能年年不畀吾以春光耶？

昨日秋塘有书予吾夫，略谓居故乡闷甚，行且买棹返申，重与良友把臂云云。吾夫扬声朗诵，诵已微喟，遽叩吾曰：“纫芳吾爱，汝喜洪秋塘否？”语时，泪盈其眸，吾作色曰：“郎胡出斯言？依身属郎，依心亦属之郎耳。”遂各把臂，默坐无语。

洪秋塘归矣，吾滋弗欲更见其人，因引避他适，往一女友家。归时，吾夫言秋塘来访，且垂询及吾，吾颌首无语。后此吾夫相爱益挚，几不听吾少离其侧，吾遂晨夕伴坐，每曼声低唱《吾爱！吾爱汝！》之歌以悦之，吾夫恒点首微笑，把吾手，以歌名还以称吾。日来阴雨，雨脚如绳，长日影影弗绝，雨声入耳，令人无欢。今日午后，吾夫背创作剧痛，不能起坐，吾抚之入睡，俾忘其所苦。时积雨初霁，小园如洗，日光弗耐久隐，力挾云罅而出，绿叶犹带雨珠，受日作光如钻石，杜鹃啼丛绿中，百啭未已。杜鹃乎！汝其勿声，吾宗郎方睡也！杜鹃吾友，曷止尔啼，依且感汝！

越一时许，吾夫醒矣。强自起坐，坚执吾手，太息言曰：“嗟夫吾妻！吾命殆在旦夕，行与汝长别矣！”吾急曰：“郎安得遽死，奚事出此不祥之言，令依心碎。”吾夫曰：“吾背创甚剧，痛彻心脏，为日殆无多。惟吾死后，汝茕茕寡鹄，身将安托，秋塘至可恃，汝其委身事之，无事为吾守节，使君本无妇，罗敷亦无夫矣！”吾闻言泣下，伏床呜咽曰：“郎殆不吾爱耶？奈何出是言，依始终为陈家妇耳。”吾夫亦泫然曰：“吾惟爱汝，故为汝计将来，纫芳吾爱！汝当知吾心也。”吾泣下曰：“郎休矣！依生为陈氏之人，死亦作陈氏之鬼，且上天相郎，安得死者。郎其少须，依当往延医者。”遂搵泪出，甫出门，斗见秋塘来，伫立十武外，目中似有忧色，颤声言曰：“纫芳，吾之安琪儿！吾此来与君别也，脱再居此者，寸心且为汝碎矣！行再相见，行再相见！”吾第颌之以首，初无一语，返身趋医者家。嗟夫宗郎！依心终属之郎耳！

宗郎宗郎！汝闻侬声乎？侬归矣！新月娟娟，已破云幕而出，清光徐入碧纱之窗，照郎面上，郎趣醒，侬当为郎歌《吾爱！吾爱汝！》之歌，郎欲听之否？嘻！宗郎！汝何事佯作酣睡，故故不吾答？侬且呵汝痒。看汝……天乎天乎！吾宗郎死矣！

嗟夫！天长地久有时尽，此恨绵绵无绝期！

（原刊《礼拜六》第16期（1914年9月19日出版））

红
楼
劫



王钝根

秣陵少年，拥紫貂裘，临窗而坐。窗外大雪初霁，瑶台玉树，疑是广寒宫阙。雪光穿窗入，映射少年之面，莹洁如玉，然玉无温，少年之面则温而软，作浅绛色，奕奕飞动，盖雏鬟小雯方搯红绒窗帘迎朝旭也。雏鬟初字阿娟，少年爱其慧，改名小雯，小雯笑曰：“公子熟读《红楼梦》，恐婢子粗陋，不足当晴雯奈何？”少年亦笑曰：“幸我室无袭人，必不使汝受委屈也。”于是小雯专司煮茗薰香之役，少年顾而乐之。

少年读《红楼梦》，如僧家诵经，晨起盥漱竟，必先焚香端坐，默诵数页。然后往省其母，母慈甚，亦不怒，且以为少年能读父书，勤敏可喜也。日者，少年读《石头记》至牡丹亭艳曲警芳心，不禁拍案低唱曰：“原来是姹紫嫣红开遍，似这般都付与断井残垣，良辰美景奈何天，赏心乐事谁家院！”低徊数四，泣下沾襟，仰天叹曰：“天乎天乎！天既生我宝玉，何不更生颦卿！”盖少年私之意，以为天下之人，必聪明姣好如宝玉者，始可读《红楼梦》，亦必有表姊妹如黛玉、宝钗者，始可读《红楼梦》。如我才貌，虽堪比美宝玉，而侨居客地，举目无亲，闻有一表妹，远在故乡，不知容貌何若，亦博雅能诗如黛玉否？佳人难得，才子虚

生；似水流年，那得不令人叹息也。

叹息未已，丫鬟忽报羊城武亚男小姐远道来此，太夫人命出相见。少年惊喜交集，掷卷狂奔，立抵母所，则见一女郎，笼东洋髻，系碧罗裙，窄袖蛮靴，与母对坐作雄谈，慷慨激昂，不可一世。少年私念是即我表妹耶？久萦梦寐，不图美丽如此，顾其举止乃如放荡少年，抑何可怪？

女郎见少年，立自坐跃起，问舅母曰：“此非表兄温如玉耶？”疾伸右臂握少年手，少年手痛作微呻，女郎不顾，滔滔自致其颂词曰：“鄙人在广东参政大学时，久仰大名，富于文学，实为当今革命志士，将来为国牺牲，铜像巍巍，华盛顿不足数矣。”少年大骇，红晕于颊，心忐忑，口嗫嚅，不能答一语。

母笑曰：“亚男小姐请坐，我家玉儿，长日闭楼中，见人辄靦靥，不似小姐出身洋学堂，习体操，讲外国话，只身走千里，胆略过人，表妹如此，阿兄愧死矣。”

少年曰：“妹在学堂中亦作诗否？”女郎微哂曰：“吾辈青年，当研究法律政治，预备将来做议员，任文法官，否则掷炸弹，放大炮，冲锋杀敌，谁耐烦做诗者！”少年曰：“然则弹洋琴唱短歌乎？”女郎曰：“然，此文明各国交际场中必要之事，胡可弗学。”少年曰：“妹但爱歌，不知歌词浅鄙，不如诗远甚。今夫诗之为物，大足以赞天地之化育，小足以阐事物之精微，佳人才子，以之互达幽情，月夕花晨，以之排遣愁闷，妙思不竭，趣味无穷。妹如不弃，且在舍间宽住几时，破功夫寻得个中佳处，应叹吾言不谬也。”

母又笑曰：“汝但能作得几句歪诗，便絮絮向人家夸口。亚男小姐莫见笑，玉儿腹中墨水，不及汝多也。”女郎不答，盖女郎此时，忽起一种感想，又见少年温柔妩媚，自己豪迈之气，不觉为之融化，颊上红云，亦渐渐而起。著者曰：冰霜之面，何幸得睹红云，此实破题儿第一遭也！

须臾进膳，肴饌纷陈，饭颗洁白，如初剖之珠，与象牙箸相映生采。女郎入坐，略不谦让，运箸如飞，立尽三盃。少年停箸错愕，念美人食量，岂宜如此之宏。然女郎之五脏神，已愤然叫屈曰：“公子有所不知，我家姑娘，向非五盃不饱，今为公子故，饭量锐减，苦我神矣！”

夫人命诸婢为亚男小姐除治卧室，少年恐不妥，躬身指挥，安沉香之床，设妃竹之几，铺翠锦之垫，又亲为之张绿窗帘，挂鹦哥架，又为手书一匾额曰《潇湘馆》，左右苦无竹，则立命园丁栽细竹，竹虽多而矮，远望有如骚胡之根，状殊弗雅，少年无如何也。

女郎入居《潇湘馆》，初嫌其暗，既知出少年意，亦即安之。母拨一婢供使令，即初名菖蒲而少年改为小鹃者，粗率不解事，碎盃砸盆，动辄得咎，女郎初不需婢，则纵婢嬉，而自任汲水烹茶之役，少年来见之，诧曰：“妹起何早，衣薄如许，不畏寒耶？小鹃趣来，为小姐备洗脸水，煮参粥，添香瀹茗，饲鹦哥，皆汝分内事。汝曾见紫鹃姐几时顽劣如汝者？”小鹃喘息奔至，不解少年作何语，但木立呆视，少年无如何，乃扞衣挽袖，代婢执役，女郎止之。则曰：“宝玉待女儿，固当如是也。”

女郎自被少年感化，性格渐柔顺，晨起渐迟，饭量渐减，腰肢渐瘦，云鬓不整，脂粉慵施，常日捧心而颦，居然美人矣。少年大喜，益复振顿精神，竭尽生平诗学，以授女郎，女郎固能文，习吟咏殊易事，读古诗数十首，即已摊笺弄翰，诗稿飞满一室，尝咏寒夜有句云：“窗外雨声催不住，锦衾如铁苦无温。”少年击节叹赏曰：“真情诗也！”少年又以女郎之名不类美人，特为更易曰翠黛，女郎亦善体少年意，常对镜学诸媚态，或斜倚湘妃榻作海棠娇睡，或扶婢行花径，轻盈袅娜，若不禁风。少年见之辄叹曰：“似这般多愁多病身，才不负了倾国倾城貌，小生何物，乃得享此绝代佳人，亦足为天下臭男子生色矣！”

少年所居曰《怡红院》，院乃有楼，凭楼展眺，见万竹丛中有轻烟一缕颺出窗际者，则潇湘馆主煮药时也。潇湘馆与怡红院，仅隔一湖，然无舟楫可度，必绕湖而东，过廿四桥，始得达。少年不辞跋涉，日必数至潇湘馆，时或深夜，则命小雯持绛纱灯为导，或遇风雪，则披猩红色斗篷，踏雪而行，折得梅花三两枝，持赠女郎，呼小鹏开葡萄酿，与女郎围炉共饮，搜索古人诗句为酒令，或共话身世，虑欢乐不常，日后如宝黛之结局，则相对凄然泣下。女郎曰：“哥哥来此不便，胡弗当院更筑一桥。”少年曰：“惟其不便，情乃愈深，譬如牛郎织女，永隔银河，可望不可即，乃成长相思，相思滋味，久而弥永，以之为诗，亦愈佳妙，否则使贾宝玉与林黛玉同处一室，心满意足，一部《红楼梦》，更有何事可称耶？”

温太夫人年事已多，富有阅历，见彼两小无猜，知婚事不容再缓，则召少年而告之曰：“汝爱黛玉，汝姑丈也愿婿汝，惟吾观黛儿多病，不宜为吾家妇。”少年亟辩曰：“母言差矣！自古美人，俱甚娇弱，黛玉惟工愁善病，是以称美，儿誓非黛玉弗娶，且母常言愿天下有情人成眷属，如儿与黛玉，是天特诞生为《红楼梦》弥补缺憾者，母宜玉成，勿复令宝、黛二人叫屈地下也。”

夫人复以试女郎，女郎俯首不答，若甚羞涩，然心中窃念，嫁果何事，姑试之。少年亦念宝玉当日不急娶，遂致坐失黛玉，吾今早婚，可傲宝玉，惟宝玉有宝钗，我乃无之，使我他日更得宝钗者，其实不妨兼取。

新婚之夜，女郎逸兴遄飞，不复如曩日娇懒，少年则大费躊躇，以《红楼梦》无宝黛成婚事，一切无可模仿，乃不得已自出心裁，特制新房仪注，先与女郎联句成定情诗八首，然后携手入帏。明日看女郎晓妆，亲执笔为画双眉，又咏眉样诗四首，又代女郎献姑嫜诗八首，又自作游仙诗十六首，又作无题诗一百首。闺房之内，吟哦声终日不绝；温太夫人笑弗问，家人仆婢咸啧啧称羨，

谓新妇风雅如此，得未曾有。

更有一事，足以增进伉俪雅度者，则新婚多暇，相对吸雅片为消遣也，锦枕绣被，玉合银盘，香口微吹，麝烟四绕，此乐无极，何异登仙。少年乃谓娇弱女郎，斜卧吸阿芙蓉，天下为美之事，当无有逾此者，惜乎顰卿当日，未尝有此乐也。

渔阳顰鼓动地来，惊破霓裳羽衣曲，当弄玉吹箫之际，正中原革命之秋。大炮一鸣，小民四窜，乱兵肆劫，富室尽空，少年挈母妻仓皇逃避，饥驱四昼夜，中途失老母，夫妻蜷伏村寺中，困苦万状。及乱平，归省屋庐，仅存废址，售之得数百金。赁小屋三椽，苟且度日，佳人才子，落魄穷途，诗兴索然，相对愁叹。女郎则花容憔悴，非复当年，又以烹调浣濯之事，素所不习，悉委少年为之。少年龟手灼肤，自顾泣下曰：“我本贵公子，自比贾宝玉，今乃贫困至此。”女郎亦泣曰：“我本健者，汝乃强人作林黛玉，娇弱至此，何堪执婢仆之役，汝熟读《红楼梦》，亦曾见林黛玉有匍匐灶下时耶？”少年不能答。阅年余，金尽，驰书女郎父，乞贷，久不得复。少年乃作诗售于市，缠绵凄楚，见者酸鼻，相率掩面去，无购者。少年乃为人佣书，月得十金，仅足供女郎药饵，女郎长日倚枕，一如居潇湘馆时，然病益甚，衣垢不易，面垢不濯，少年有厌意。女郎作诗责之曰：“昔时娇懒君称妍，今时娇懒君生厌，不是依颜异昔时，自是君心厌贫贱。”少年和之曰：“昔日顰卿令人欢，今日顰卿令人厌，非是顰卿有可憎，只为顰卿处贫贱。”少年有佣书友，见诗叹曰：“我得丑妇心常欢，君得美人反生厌，美人只合住红楼，岂可与君共贫贱。”

（原刊（礼拜六）第36期（1915年2月20日出版））